

博  
大

博 士 短 论 文 丛

BO SHI DUAN LUN WEN CONG

王梦奎 主编

# 沧桑足迹

CANG SANG ZU JI

● 夏春涛 / 著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王梦奎 主编

# 沧桑足迹

CANG SANG ZU JI

夏春涛 / 著

中国发展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沧桑足迹/夏春涛著. —北京: 中国发展出版社, 2000.1  
(博士短论文丛/王梦奎主编)

ISBN 7-80087-421-4

I. 沧… II. 夏… III. 中国-近代史-研究-文集  
IV. K250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54493 号

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35 电话: 66180781

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1/32 850 × 1168mm 印张: 7

字数: 145 千字 印数: 1—7000 册

定价: 14.80 元

---

本社图书如有印装差错, 可向发行部调换

# 短论亦可高深

——《博士短论文丛》总序

王梦奎

实行学位制度是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我国自 1980 年从法律上确立研究生培养和学位制度，1983 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学位以来，迄今已有 3 万多人获得博士学位。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其专业领域之翘楚。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和毕业生数量还在逐年增加。虽然不能说这是青年人成才的唯一途径，但这些人将成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骨干力量则是确定无疑的。

美国学界有个笑话：“什么是博士？博士是对越来越小的领域知道得越来越多的人。”这种调侃并不是毫无道理，

因为博士是学有专攻之人。人们看到，在现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，洋洋大观的博士论文，用数万言、十数万言甚至数十万言，钩沉索隐，对某个具体问题，甚至是比较偏僻的领域，进行深刻入微的剖析，见人所未见，甚至填补学科的某些空白，有开拓创新之功，其意义是不待言而自明的。

这套文丛不是通常所说的博士论文，而是博士所写的短论。博士应该是博学之士，“知道得越来越多”是理所当然的事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知识和兴趣并不限于“越来越小的领域”。他们的文章，并不都是长篇巨制。更大量的文字，恐怕还是短论。走上工作岗位之后，接触到更多的理论和实际问题，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和人生的体验，勤于用功的人，有感而发，往往要言不烦，独具慧眼，不论是专题论文抑或是随笔杂感，都能够不失其博士本色。在作者，短文章往往便于及时表达思想，也更难写；因为篇幅短，不容易发生“书券三纸未见驴字”的毛病。在读者，读这种短文章或许比读长篇大论更有兴趣。一般说来，不能抽象地谈论文章长好还是短好，长文章和短文章都有精

品。但是，在生活节奏加快，读书时间不多，而言之无物、套话连篇的长文章还在流行的今天，公众是更喜欢读内容充实的短文章的。长篇未必充实，短论亦可高深。

文章有四种境界：深入浅出，深入深出，浅入浅出，浅入深出。深入浅出是最高境界。“五四”以来的著名学者，许多是深入浅出的模范。文章大家俞平伯先生的《唐宋词选释》，编选和注释都好，但在序言里还以未能完全做到深入浅出为憾。深入深出的“深出”固不可取，但“深入”还是好的。至于浅入浅出，在某些特殊场合，例如通俗宣传，也有其存在的理由，唯有浅入深出为文章大忌。这里有对所论事物认识深度的问题，也有文字表达能力和文风的问题。我读过一些博士的文章，觉得他们在努力继承前辈大家深入浅出的优良传统，这是令人欣慰的。当然，毋庸讳言，也有某些浅入深出和文字晦涩的文章，这是需要努力改进的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是希望编者加以注意，也愿与作者共勉。

按照出版社的计划，大体上每个月出一本，每本专辑一个作者的短论，包

括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。只要认真选择作者对象，积之十年，就可以出版一百多位作者的短论专集，规模就相当可观了。我估计，努力去做，实际可能不止此数。这对于奖掖新生力量，促进科学文化的繁荣，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。

我很赞成中国发展出版社关于出版《博士短论文丛》的创意，并且写出自己以上的想法，作为序言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· 史海钩沉                | 1  |
| 琦善与清江北大营              | 3  |
| 清咸丰年间扬州文化所遭受的破坏       | 11 |
| 19 世纪中叶江南社会风习的嬗变      | 20 |
| 西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上帝的中国儿子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》 | 36 |
| 史料之宝藏 研究之指南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读《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》        | 46 |
| 从《青县村图》看晚清时期的华北村落     | 51 |

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· 天国春秋           | 57  |
| 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        | 59  |
| 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散论      | 65  |
| 太平天国反孔政策的由来及其影响  | 76  |
| 客家人与太平天国         | 84  |
| 洪仁玕流亡期间的交友与经历    | 97  |
| 太平军中的外国雇佣军       | 111 |
| 太平天国 1860 年的对外关系 | 129 |
| 太平天国后期的朝内纷争      | 141 |
| 洪仁玕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再认识 | 154 |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天京沦陷后洪氏宗亲的命运      | 164 |
| · 学林漫录            | 171 |
| 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         | 173 |
| ——缅怀罗尔纲先生         |     |
| 饮其流者怀其源           | 186 |
| ——追忆董蔡时教授         |     |
| 暮年金毓黻             | 191 |
| 两位美国中国史专家：孔飞力与史景迁 | 203 |
| 哈佛—燕京学社琐记         | 213 |

# 史海钩沉





## 琦善与清江北大营

公元 1853 年（清咸丰三年）4 月 1 日，太平军攻占扬州，与都城天京（今南京）及镇江形成三足鼎立之势。扬州位于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，襟江带河，是清政府驿道和漕运的枢纽，毗邻号称鱼米之乡的里下河地区。同时，作为两淮盐运使的治所，扬州又是两淮盐商荟萃之地，而盐税则是清政府财政收入中仅次于田赋的第二大税。太平军占据扬州，进可以挥师北伐，退可以拱卫天京，并且便于就近筹措粮饷。因此，扬州成为交战双方战略上的必争之地。太平军占领扬州后，东王杨秀清曾亲临巡视，部署城防事宜，下令在东虹桥、法海寺筑垒数十，后来又在瓜洲设置炮位，铁索封江。同年 5 月 8 日，守将林凤祥、李开芳返回天京领命，数日后从浦口出发，率部北伐，直捣北京。扬州改由曾立昌、陈仕保等人镇守。

为了收复扬州，清廷在全国抽调重兵麇集于扬城郊外，建立了江北营，由琦善出任钦差大臣。琦善（约 1790 ~

1854年)字静庵,博尔济吉特氏,满洲正黄旗人。其先祖因率部归附爱新觉罗氏之功,封一等侯爵,累代世袭。琦善托祖余荫,仕途顺利,29岁时便已身居河南巡抚一职。鸦片战争初期,时任文渊阁大学士、直隶总督的琦善奉旨南下,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接替林则徐与英国谈判,旋因交涉不力被革职拿问,后被重新起用,历任驻藏大臣、四川总督。此时,琦善奉命主持江北大营军务,开始了他暮年的政治生涯。

琦善于4月中旬率部自浦口抵扬,设帐于离城10里的雷塘集堡城;帮办军务大臣胜保(旋离任)、直隶提督陈金绶则分别屯兵于五台山、司徒庙。6月,左副都御使雷以誠(不久升任刑部侍郎)扎营于万福桥;闽浙总督慧成屯兵于湾头;漕运总督福济、江苏按察使查文经设营于陈家园。以上便是江北大营最初的兵力部署,共有钦差一,总督二,侍郎和提督各一,集重臣于一城之下,领兵2万余,从东、北、西三面对扬城实施了封锁。

江北大营系乌合之众,派系斗争十分复杂。琦善与所辖各部貌合神离,时常发生摩擦。慧成一语道破天机:“与琦善军声息不相闻,时诸人虽领封圻作军帅,必听命于琦善,琦善更愚弄之。故外围之军,相距才十余里,又无一贼间其中,飞骑瞬息可达,而彼此不相知,几于胡越。”<sup>①</sup>帮办军务大臣陈金绶、雷以誠名为琦善的副手,但琦善对他俩并不能臂指自如。琦善对此忌恨于心,不时向清廷打陈、雷两人的小报告。他在一份奏折中对陈金绶颇有微词:“至提臣陈金绶,为人非不醇谨,而未免遵于长厚;其精力虽尚强健,亦非复少壮之气体。”<sup>②</sup>雷以誠采纳了幕僚钱江“不调兵而募

勇，不请饷而抽厘”的建议，自筹兵饷，拥兵四千，所抽收的厘金也十分可观，是一个地方实力派。琦善不愿看到雷以誠坐大，竭力打压雷氏，甚至染指雷营的厘捐，勒令其裁撤兵勇。雷以誠不得不向清帝诉苦道：“（琦善）意以臣为藉勇开销讳饰取巧之流，夫谓臣无才不谙军务则可，何至卑污鄙陋，一至如是？臣愿与琦善和衷，而琦善必欲与臣相左也。兹复促令将各勇即时全行裁撤，又不知是何设心？日以朴诚拙直之性，处此招忌艰危之地，臣不足惜，其如军国大事何？其如里下河数十万生灵何？”<sup>③</sup>江北大营统帅部的内耗使其战斗力大受影响。

当时，清政府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另建有江南大营，由向荣任钦差大臣，与江北大营互为犄角。向荣是行伍出身，早年曾在琦善手下供职。琦善倚老卖老，与向荣极少呼应。某日，向荣拨数百名精锐川勇配合琦善偷袭扬城。川勇当晚越城而进，而琦善却拒发援兵，坐观成败。川勇寡不敌众，被迫撤出扬城，愤愤然说：“向大人爱兵如子，神妙不测；而大臣（指琦善，引者按）视同膜外。我们愿与向大人出力，不愿为一大臣送死。”<sup>④</sup>然后收兵而去。在这两个大营之间，清廷明显偏袒江北大营。当时，清军在江面上有一支由50只广东红单船组成的水师，原本拨归向荣调遣，意在切断天京的长江交通运输线。琦善横插一杠，上书力陈利害，略谓若能得到水师奥援，可对瓜洲、扬城的太平军形成腹背夹攻之势，从而最终与向荣分享了对红单船的指挥权。1854年初，江南战事告急，向荣奏请调拨江北大营马步兵三千增援，结果遭到清帝严斥：“汝自广西追贼至江南，徒费多兵，未见有寸尺之功，尚何面目拨江北之兵？断不准行。汝必要

江北兵，可将汝首送来。”<sup>⑤</sup>两个大营的明争暗斗必然会对清方的军事全局产生负面影响。

琦善与地方团练也有矛盾。当时，巨商之子出身的在籍侍读銜内阁中书钟准倡办团练，多次进袭瓜洲太平军营垒。琦善对之采用两面手法，在奏请褒奖钟准的同时，又“睨其财，军资勇饷令自为之，请火药亦不予”。<sup>⑥</sup>钟准后来在一次孤军偷袭瓜洲的战斗中丧命。

江北大营的士气十分低落。首先，扬州一带河网纵横，来自黑龙江、吉林的清军马队难以施展，加之北兵不习南方水土，“疫痢杂起，人无固志”。其次，由于清廷户部库存无几，故江北大营的军饷迟迟不能到位，一度只得发 10 万两纸钞交琦善充饷，加上各级将领层层克扣，导致兵弁怨声四起，军心浮动，几乎酿成兵变。平日里，为官者“歌舞燕乐，流连仆妾”，“日括古玩书册为雅致”。其中，雷以誠靠征收厘金大发横财，其军营宵夜灯火通明，人语喧嚣，人称“娃娃营”。清长江水师则时常放空炮壮胆，日求佛祖保佑，“焚香诵号，声溢舟中”。<sup>⑦</sup>

基于上述主客观因素，琦善自主持江北大营军务以来，并不急于攻打兵单势孤的扬州城，而是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，下令环城 10 里的居民悉数迁移，以防止其接济守军，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方法困死太平军。胜保在扬时曾数度请战，琦善敷衍说：“我兵承平日久，无杀人之胆。稍迟数日，使我兵日杀奸细以壮其胆。若胆未壮，使之攻城，万一有失，更破其胆，将若之何？”<sup>⑧</sup>对于好战并且不服管束的将领，琦善十分忌恨。某日，琦善约定诸军申刻袭击扬城，由雷营领队张翊国率领乡勇 200 余人打头阵。张在内应的配合



下，于午时提前登城，太平军一时猝不及防。而琦善却因张翊国不遵军令，喝令众兵撤去云梯，致使乡勇全部丧命。张翊国侥幸逃逸，一怒之下，“回营时即欲杀琦善，有协镇拦住”。<sup>⑨</sup>由于琦善刚愎自用，排斥异己，江北大营连折双来、瞿腾龙等数员悍将。

琦善的治军无术还使古城扬州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破坏。以生态环境为例，扬城四郊原有大片树林，“而琦、陈诸营火药不敷，伐薪为炭，碾炭成药。大兵假公济私，径伐四乡坟树，一半取材归营，一半变价归己”。经此毫无节制的砍伐之后，“城外方圆五六十里之地，是以若彼濯濯也”。<sup>⑩</sup>

咸丰皇帝建立江南、江北大营的本意之一是想让向荣等汉族官员充当先锋，琦善等满族大员坐收渔利。不过，琦善的作战不力仍不免使他大为恼火，故下诏训斥道：“自赛尚阿一误之后，再误者琦善也。琦善老而无志，如再不知愧奋，朕必用从前赐赛尚阿之遏必隆刀将汝正法。”<sup>⑪</sup>

然而，琦善坚壁清野的策略毕竟收到了一定成效。1853年末，在坚守扬城8个月后，太平军粮食告匮，被迫“食狗食猫，猫尽食鼠，鸦雀亦枪毙无孑遗，甚且煮钉鞋底、煨牛皮箱”。此外，由于阵亡将士的死尸无法外运掩埋，导致夏秋两季城内疫病大作，“疫气满空，受之者摇头辄死”。<sup>⑫</sup>于是，扬城守军决计突围。太平天国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援军万余人从天京赶来接应。12月3日，援军攻克仪征，旋在三汊河与江北大营激战，大败清军。24日，援军会同瓜洲守军，在扬子桥、施家桥等地击败江北大营参将冯景尼、师长龔和领队张翊国部；东路雷营兵勇大半溃逃；慧成在湾头扬帆欲遁；琦善、陈金绶部不敢应战，均按兵不动，作壁上